

弱得不能再弱的国际法是人类和平与  
发展保障的底线

慕亚平/著

# 和平、发展与变革中的国际法问题

ON THE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PEAC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

- 引渡制度的新问题与我国引渡制度之健全
- 国际损害责任的性质和法理基础
- 论殖民体系瓦解后的民族自决权
- 评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所谓合理性与合法性
- 对“法律全球化”的理论剖析
- 外资并购中的法律问题
- 跨国公司法律地位再探讨
- 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经济主权问题

法律出版社



西南政法大學 學子學術文庫

# 和平、发展与变革中的国际法问题

ON THE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PEAC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

慕亚平/著



法律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平、发展与变革中的国际法问题/慕亚平著.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9  
(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  
ISBN 7-5036-4454-0

I. 和… II. 慕… III. ①国际公法—文集②国际经济  
法—文集 IV. D99-53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9261 号

法律出版社·中国

|                                            |                               |
|--------------------------------------------|-------------------------------|
| 责任编辑 / 杨扬                                  | 装帧设计 / 曹铀 胡欣                  |
| 出版 / 法律出版社                                 | 编辑 / 法学学术出版中心                 |
| 总发行 /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 经销 / 新华书店                     |
| 印刷 / 莱芜市圣龙印务书刊有限责任公司                       | 责任印制 / 张宇东                    |
| 开本 / A5                                    | 印张 / 13 字数 / 341 千            |
| 版本 /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 印次 /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法律出版社 /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100073)      |                               |
| 电子邮件 / info@lawpress.com.cn                | 电话 / 010-63939796             |
| 网址 / www.lawpress.com.cn                   | 传真 / 010-63939622             |
| 法学学术出版中心 /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100073)   |                               |
| 电子邮件 / xueshu@lawpress.com.cn              |                               |
| 读者热线 / 010-63939647                        | 传真 / 010-63939701             |
|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100073) |                               |
| 传真 / 010-63939777                          | 中法图第一法律书店 / 010-63939781/9782 |
| 客服热线 / 010-63939792                        | 中法图北京分公司 / 010-62534456       |
| 网址 / www.chinalawbook.com                  | 中法图上海公司 / 021-62071010/1636   |
| 电子邮件 / service@chinalawbook.com            | 中法图苏州公司 / 0512-65193110       |
| 书号: ISBN 7-5036-4454-0/D·4172              | 定价: 28.00 元                   |

西南政法大学 学子学术文库

## 和平、发展与变革中的国际法问题

## 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编委会

---

主 任：梁慧星 龙宗智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向 王卫国 尹 田 江必新

李 林 李连宁 张广兴 张建田

张新宝 张智辉 青 锋 卓泽渊

贺卫方 顾培东 黄松有 夏 勇

梁治平 景汉朝

秘 书 长：方 向 茅院生

## 总 序

西南政法大学建校至今已历 50 寒暑,中间虽遭遇“文革”之乱,停办近 10 年,但仍有 10 万之众的莘莘学子前后就学于此,歌乐山魂培育浩然正气,嘉陵江水滋养人文精神。10 万毕业生活跃于神州大地,为国家法治大厦之建设添砖加瓦,贡献才智,已形成法律界广受关注的西南法律人群体,造就了西南法律教育与这里的毕业生独特的品格与精神。

在校庆 50 周年到来之际,西南政法大学北京校友联谊会与法律出版社联合推出“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这是对我们的母校 50 华诞的献礼,是对这所中国法律教育与学术研究重镇所取得成就的一次检阅,同时,我们也希望这 50 部著作能够成为后来者在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的道路上继续跋涉的阶梯,此外,还希望通过这些著作,能够向读者昭示西南政法大学的传统与精神。

体现在西南教育过程中以及学子著述里和行为上的品格与精神首先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生生不息的传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参的话最能够表现中国知识人的那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不过,近代以降,由于引进了西方的学术与教育制度,知识人有了不同的专业,因此在忧国济世与专业追求之间会有某种紧张关系。但是,对于一种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未曾存在过的新专业人士的法律人,他们与其他领域的人相比,在当今的中国注

定要遭遇更多的坎坷。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法律教育很快就处在受抑制的状态。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前期如西南政法学院等政法学院的成立与其说是对法律教育发展的起点,不如说是限制法律教育的举措。因为每一所政法学院都是在合并若干所综合性大学法律系的基础上而建立的;政法学院的出现其实大大缩小了中国法律教育的整体规模。比规模更重要的变化是,“政法”这样的概念所预示的法律教育内容与目标与既有传统的断裂。

因此,在政法学院里的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一开始就处在一种压抑的心态之中。我们看当时涉及法律教育的主流话语,完全是排斥法治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排斥愈演愈烈,终于导致法律教育的完全停滞。教师下放劳动,学校纷纷解散。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界知识分子的忧患真正是刻骨铭心,难以排解。文革浩劫之后,法律教育虽然恢复,法治建设也逐渐提上日程,但是书本上法律理论与社会中的实际状况之间的巨大反差仍然是法律人经常面临的巨大痛苦。尽管位居西南,多少有些“处江湖之远”,但是这种由于专业的特殊性而加剧了的忧患意识却没有须臾少缓,甚至正因为与政治中心距离的遥远而更有所强化。

在法律教育以及法学研究方面,这种忧患意识与理性和开放的精神相结合,形成了西南法律人好学深思、平等讨论的尚智风气和不自盲从、不迷信的学术品格。尤其是复办后的一段时间,校园里面百家争鸣,学术墙报放言无忌,新论叠出,一些观点或论证,今天读来,或不免稚嫩,但是,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却颇有石破天惊之感。正是这样的校园风气,培育了西南法律人那可贵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怀疑和批判不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而是建立在广阔而深邃的知识积累基础上的理性论证。最初,设置单科型政法学院的目标正是为了培养偏于技术化或工匠型的法科人员;不在一个综合性大学里,学生以及教师的知识视野就必然受到限制,批判精神便无从发育。然而,西南法律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意识到了这种教育体制的局限性,并且付出极大的努力,力求突破这样的局限性。图书馆里

的手不释卷,山荫道上的玄思妙想,宿舍卧谈中的唇枪舌剑,无不显示出这所专业略嫌单一的大学中的师生们不拘泥于法学一科、寻求超越的努力。这样的追求在我们的毕业生身上已经有多样化的体现:除了那些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的人们经常在作品中显示出他们多学科的知识修养之外,不少校友进入政坛,或从事着法律之外的业务而且胜任愉快,一些人甚至成为戏剧作家、旅行(作)家、诗人、哲学家。相信随着母校向综合性大学的不断迈进,我们的毕业生在这个特色方面将更加令人瞩目。

对于人而言,50岁已经是“知天命”的年龄。但是,就大学而言,50岁只能说是世界大学之林中的一颗幼树。尽管我们的母校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和传统,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还需要为建设一所伟大的大学而作出艰巨的努力。作为校友,在献礼的同时,我们也表达对母校美好前景的衷心祝福,祝愿母校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祝愿我们的校园永远桃李芬芳,祝愿我们的校友人才辈出,在不断提升母校地位的同时,也为整个国家法治大业的成就作出更多的贡献。

巍巍学府,在蜀山中。孜孜弘道,惟我学子。

《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编委会

2003年8月6日

## 写在母校 50 华诞之际

### ——代自序

接到《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的征稿函,心情颇为感动和激动,感动于热心校友的张罗,和他们为母校争光的热情、实干精神与行动,借此对他们特表示由衷的谢意;激动于母校的迅猛发展与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的激烈扩张,借此对母校 50 华诞与 50 年的辉煌表示热烈的祝贺。作为一名教师,我不能像仕途扶摇者那样“时时榜上有名”为母校争光,也无法像商战成功者那样“处处投资捐款”为母校添彩,我将以怎样的礼物敬献母校呢?经过反复思索、反复斟酌,认为最为恰当的方式莫过于以勤勤恳恳完成自己本职工作的业绩,向母校提交一份反映自己学术成长的答卷。于是我将自己离开母校之后不同时期公开发表的较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进行筛选编辑,编就了这本文集——题为《和平、发展与变革中的国际法问题》。其中包括了 20 多年来,在我进行研究的学术领域——国际公法和国际经济法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各 15 篇,合计 30 篇,基本是按照论文发表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可以说,它反映了我的学术进步的足迹,也表达了我回报母校培育之恩的心意,当然也希望在母校的学术园地中插上一片小绿叶。

#### 一、难忘母校经历

在母校的日子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

尽管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只要提到母校——西南政法学院,我们当年经历往事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在昨天……

忘不了当年重庆火车站迎新时母校老师的如久别重逢般的热情,和母校老师看到我们这帮久违于大学的年龄参差不齐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新生时的那种如获至宝的喜悦;

忘不了初乘山城独有的交通缆车时的好奇,乍见山城暨蜿蜒山旁、水边的山城公路时的诧异,难忘第一次捧起少年时代就已经熟悉“红岩”土的激动;

忘不了我们这帮沉醉于“大学美梦”,对大学充满幻想和期望的新生们初入校园看见“稀烂”泥巴地时和听到“轰隆”机械声时的困惑;忘不了将我们安扎在“东山大楼”底楼近乎“水牢”宿舍时的叹息;

忘不了苏书记、胡校长体贴入微、问寒恤暖的挨门挨户走访;忘不了年级和团委老师“人盯人”、“手把手”的安置;忘不了东山大楼前坝子上男女同学第一次手拉手围成圆圈学跳的“蹦蹦嚓”的青春圆舞;

忘不了当时几乎顿顿都有让人厌烦,而至今常常难以寻到却时时回味的“钢管菜”;忘不了第一学期每逢周二、周四第四节课后常常高喊“有肉”冲向食堂的狂奔;忘不了当时作为同学们“打牙祭”主要方式的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垂涎的“好又来”小面;

忘不了课间十分钟仓促进行的“快手围棋”,和“永不言输”的班级之间的围棋车轮赛;以及西政几乎成了“常胜将军”的重庆大学生足球、篮球赛;

忘不了几乎每天沿着铁路的早晨练与晚散步,忘不了常常踏着歌乐山“通幽小径”寻觅作诗填词感觉的度步徘徊;也忘不了每次踏入烈士墓、白公馆、渣滓洞油然而生的敬意与缅怀;

忘不了一个个知识渊博、口若悬河的学术泰斗亲临讲台的风采;一个个当时仍风华正茂,如今已成学界权威的学术精英竞相登台“传经送道”的英姿;

忘不了当时可望国家改革的急切心情,期待民主、渴求自由的种种“妄动”;忘不了蒋庆“回到马克思”的呼唤,忘不了齐民权求索“民主实现途径”的呐喊,尽管这些文章均系用篇幅不大的“大字报”贴在了教室的外墙上,也许连作者自己也记不起文章的内容甚至标题,但其引发的共鸣和激发的民主意识,却刻骨铭心地烙在我们的心中;  
.....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标志着政法人“扬眉吐气”、“报仇雪恨”的“川外夜战”,这次当时立马得到“美国之音”大加渲染的“壮举”,虽然没有给母校带来太大麻烦,却割断了“政法孤男与川外寡女之间的美好情缘”(顾培东语),不过听师弟们讲,这次“战役”为之后的政法金童和川外玉女架起了鹊桥。

同样令人难忘的是足球世界杯预选赛上中国队胜利后的彻夜狂欢,饭盒、脸盆被当作欢庆胜利的锣鼓,暖壶、酒瓶成了从天而降的礼炮,不仅点燃了“御寒保暖的草垫棉絮”,也喊哑了用于朗朗读书的喉咙;20 年后的今天,这帮狂欢者已是“人到知天命之年,事业如日中天”(莫家齐语),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的搞不懂哪里来的这样的激情?哪里来的这样的冲动?兴许正是这股豪情成就了同学们在各自岗位上的成功,甚至出落得“大名鼎鼎”。

等等、等等,难以忘怀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不胜枚举;我只好将我为“78 级纪念毕业 20 周年纪念册”所写的两则小品文粘贴于此,权当对在母校这四年难忘生活的追忆。

小品文二则:

### 1. “直筒裤”与“橡皮图章”

接到《征稿通知》,真有一股难以名状的感觉,我们这些惯于舞文弄墨的人,竟不知从何落笔。一时间在母校的许许多多往事历历在目,而回忆最多的莫过于“稀烂”的校园、坝子上的青春舞、口喊“有肉!”下的“抢饭”狂奔、喧闹而香气四溢的饭堂、“好又来”的小面、心中胆怯而又不甘落后的“夜战”川外、“永不服输”的班际围棋决赛,等等。然而,这些有“共性”的“大事”,要留给“文采较好”者。

想来想去凡人写凡事,还是通过一些小事引导大家重游一下真挚、朴实而有向往的学生生涯:

##### “直筒裤”

尽管重庆深处内地,但她并不落伍,流行于香港、上海的装束也几乎同步于这个城市。虽说眷眷学子整日沉湎于书本和课堂,也难以免受到“骚扰”,全月仅有10多元生活费的“穷学生娃”想追求时髦谈何容易,但流行的“喇叭裤”、“直管裤”还是“勾”得我们这些穿“大裆裤”的年轻人心焦。怎么办?自己办!买不起新裤子就改造已有的,没有技术就买本书“比葫芦画瓢”,没有工具就用教学用尺。于是,剪立裆补横裆,缩臀围扩裤脚,最难办的就是,老式裤子尽管裆阔却口窄,只好因地制宜,创造了“直筒裤”。然后到老师家轧好、熨平,一条时髦的直筒裤轰然推出。一时间本人“生意”兴隆,也说不清改过多少条裤子。但却在一时间“引导”了学校“时装潮流”。

##### “橡皮图章”

如果说“直筒裤”引一时之潮流,那么我在校期间“篆刻”的几十枚“橡皮图章”却给许多老同学留下了为时不短的记忆,以至于在毕业后的重逢时,“橡皮图章”成了开场话题。聚集了沉积多年精华的“新三界”大学生中不乏“文人骚客”。而“印章”常被文人视为身份“标志”。可是在那个连吃份饭、买本书都要反复计算的年代,穷学生买一方美石、刻一枚篆题图章几乎是不切实际的奢望。天下事难不倒“78级”,想要印章自己刻,没有刻石,花6分钱买块绘图橡皮,花2毛钱买把小尖刀。经过精心构思、讨论,大家都当艺术家,利用课间,“雕刻”在橡皮上,一枚枚形状不同、风格各异的姓名、笔名篆体印章一蹴而就,“欲与大师试比高”,分发给欣喜若狂的“书痴”手中,展示于各位珍爱的用书和藏书的封面、书脊和扉页上。20年过去了,许多同学或做了高官、或成了名人,他们不知收集了多少名石印章,但每每谈起“橡皮图章”仍然津津乐道。由于时间太长,原来的橡皮图章已经都不能用了,也有些老同学提出过要我再刻新章的要求,我都婉言谢绝了。除了工作太忙的原因外,主要是离开了在母

校的环境,没有了同学们在一起的那种感觉。说真的,离开母校后我再也没有刻过一方石头的或者橡皮的印章。

## 2. “绝密专业”与大学生校徽

说起西南政法学院,至今我还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自豪,这种自豪不仅是源于她是我的母校,源于我的同学们在各行各业中的成功与辉煌,也源于当初我们这帮沉积多年的各路精英以“绝密专业”的身份堂堂正正地进入了这所刚刚恢复的全国第一家并被列为惟一的全国重点大学的政法学院。现在也许您觉得十分可笑,法律专业怎么能够作为绝密专业?现在普法都来不及怎么还要作为绝密进行招生?可这在当时是真真切切的事实,我们这帮报考者,甚至包括不少根本没有报考的人,在经过了认认真真的“政审”之后,才有资格通过提前提档招生的程序录取。我就是一个没有报考而在经过政审通过后被录取的:入校之后当时到河南招生的付之悦老师告诉我,他是在众多优秀考生中选到我的,当时主要基于三个理由:一个是政治上的可靠,老一辈出身贫寒而又早早参加革命,我的出身良好;二是表现突出,在知青点的多次先进,在钢铁厂的连续三次“二等功”,在年轻人中可谓出类拔萃;三是我的摄影技术,我在工厂宣传部工作,绘画摄影是我的工作所必须的,只是在入校后摄影的专长转化为同学们“休闲娱乐”的帮手。对这种提前招生的“绝密专业”的陌生,在当时险些使我“背离了法律的道路”,因为许多不明真相的老朋友,都劝我另择其他专业,他们甚至担心“会不会让搞间谍工作”?“会不会进入与世隔绝的保密地带”?兴许正是这种神秘,激发了我们这群“无知者”的探求欲望,从而造就出一批将法律推向大众、推向全国的法律教育者和法律实施者。

### “大学生校徽”

匆匆忙忙中“恢复”的西南政法学院,不仅校园“稀烂”、教室“寒酸”、饭菜“简单”,就连一些必备的东西都不及备就。很明显,当我们这帮“五湖四海”的学生聚集一堂时,学校一时竟然拿不出大学生的必备标志——校徽,而且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放寒假。奇怪的是,

同学们并没有“义愤填膺”的责怪。倒是学校“挂不住了”，从“仓库”中将“历史遗留”的一些“老校徽”翻了出来。由于数量不多，不够我们400多人分，可是大家谁都想享受这份殊荣，怎么办？于是在激烈而友善的协商后，形成了规则：不回家的让给回家的，不出省的让给出省的。恰在此时，家里答应让我到贵州——我姥爷（外公）家过年。哇，机会来了，原本一直“眼红”而又无法开口的我，因完全具备条件而获得“借用”佩带校徽的“资格”。至今我还能够体会出当时的感受，那个喜悦、那个得意，这种感受在踏上赴黔之路后更加膨胀。在火车上、在汽车上我看得到的，更感受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羡慕的、敬佩的眼光。人们已经久违了正正规规的大学生，更久违了大学生的校徽。看到校徽，许多不相识的人开始了“肃然起敬”般的攀谈，尤其看到“政法学院”的字样，更是诱发了“寻根探底”似的问题。这种感觉真的“能够让人得意一百年”。一时间，在得意之余，我也增加了压力、增加了责任。我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不要辱没了我的校徽。

开学返校了，我恋恋不舍地将校徽还给了学校，可校徽给我的感受，给我的动力却激励着我，可以说在母校期间我的连续被评为“三好学生”、“创三好积极分子”的荣誉，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这段校徽带给我的感受。

## 二、弘扬母校精神

尽管我们是我国“文革”后第一届正规政法学院的毕业生，但在进行“大分”时这种优势并没有显示出来，加上当时“国家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的意识占主导，我当时的择业也不轻松。我没有能够选择到当时最想从事的“实际工作”，也没有能够回到当时最想返回的家乡——河南，而是在“支援西北政法学院”建设的“光荣而艰巨”的重任下，选择了就近的临省——陕西，从事了当时最不愿从事的“教书匠”职业。说实在的，当时我的情绪并不好，直到前往报到路上还“怨气冲天”。然而，自踏入西北政法学院的大门起，我们便呈现出了崭新的姿态和面貌，因为我们是西南政法学院的学生，我们肩负着

母校的重托和形象,胸怀着重托给我们的“西南精神”。我们一起分到西北政法学院的 27 个人,很快凝聚成一个团体,一个积极向上的团体,形成了该校的教学骨干和科研中坚;很快迸发出一股力量,推动学术与教学的力量,在各个不同的学科中焕发出光彩。当然,这种成功也是来之不易的,是我们这帮“西南人”共同拼搏和奋斗的结果,我们顶住了种种质疑和疑惑,克服了方方面面的困难,终于赢得了尊重、赢得了荣誉、赢得了地位,就如同全国的“西政 78 级”是一种品牌一样,我们也成为所在学校的教学、科研的品牌。

回顾自己离开母校之后的工作、学习与生活情况,自己还是满意的。尽管自己身处学界而没有赢得知名学者的“显赫”地位,但通过自己的辛勤耕耘,却赢得了“桃李满天下”,通过自己的苦思冥想,也算收获了“果实累累”。我是在到达西北政法学院的第二年就登上了讲台,并从此被拴在这个永不停滞的“套”上,除了学校统一组织的到外语学院培训英语外,在西安的 12 年中我给 11 届学生上了数门专业课程,教学任务之重,不堪想象。调到中山大学之后,我也一届不落地为 10 届本科学生讲授多门专业课程;在研究生授课方面自己也承担了专业的主要任务,甚至为一届研究生讲授四五门课程;我还连续几年创造了一学期讲授 7 门课的“惊人记录”,成为法学院“最辛苦的人”之一。在科研方面,平心而论自己的学识和资质不高,确实难以成就多大的造诣,但我凭着自己的勤奋和“拼命”精神也做出了令自己满意的业绩;曾记得连续几年的暑假,在没有空调的小屋内,我“赤膊大战”做“汗水浴”,创造了一个暑假编一本书的“辉煌”。在“拼搏”职称的年月里,自己以相当突出的业绩和丰硕成果赢得了大家的好评和认同,几次职称评定都是“一蹴而就”。而在取得了高等学校最高职称等级——教授之后,许多比我年轻的同志都“欣然挂笔”,而本人却不敢放松自己,仍然尽自己所能做最大努力,保持“旺盛”的科研积极性。从 1998 年以后的 5 年来看,自己平均每年都有新著问世,坚持每年平均发表近 10 篇学术论文,还申请主持、参加了多项国家级、部省级社科科研项目;学术水平、地位得到了

认同。在教学方面,我很喜欢讲课,而且是极其认真的,认真备课、因人施教,属于很受欢迎的任课老师;对培养研究生更是尽心尽力,多年来我根据教学规律总结出高等教育培育人才的“三段式理论”:即本科生着重打基础,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基础知识并融会贯通;硕士生着重培养能力,要求学生学会敏捷的逻辑思维和很强的动手能力;博士生着重深入研究,要求深入专题研究出精品。我根据这种思路培养研究生并取得一定成功,在我挂名培养的已经毕业的多届研究生中绝大多数都能在3年读书期间公开正式发表10多篇论文,并具备了接到论题一周内撰写出洋洋万言的学术论文的科研能力。从已毕业的研究生的情况看,无论是从事实际工作的还是深造攻博的,其能力都是过硬的。

回顾离开母校之后自己的成长之路,自己也经历了一个勤奋、刻苦的奋斗过程,当然其中无时无刻不体现出母校传统的鞭策,母校精神的鼓舞。从自己的成长进步的情况看,还是做出了一些成果,有了一些进步,在教学科研的本职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近20年来,自己独著、合著、主编、参编著作、教材等等著述20多部,个人撰写300多万字;在中国权威的期刊,诸如《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国国际法年刊》、《法学评论》、《现代法学》、《法律科学》、《政法论坛》、《法学杂志》、《法商研究》、《政治与法律》、《国际贸易》、《学术研究》、《吉林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国际经济法论丛》、《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上发表论文近80篇,其中多篇获奖,还主持、参加“八五”、“九五”和“十五”规划等多项国家级课题及部省级课题,包括正在进行中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内地与港澳台在WTO中‘一国四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02BFX0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WTO规则与国内经济法律的关系及其国内法模式研究”(01BFX028),国家教育部重大项目“港澳珠江三角洲地区法律冲突及其协调”(2000ZDXM790020)等;科研成果受到学界的认同。本人积极参加专业学术活动,每年都参与国际法年会和国际经济法年会。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和发言受到与会专家的好评。本人在多家国家

级学会中担任理事:如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中国 WTO 研究会、中国空间法学会、中国海洋法学会等等。此外,本人还作一些兼职:自 1985 年以来,兼办各类法律服务、担任投资项目法律顾问,担任企业法律顾问,代理上百件诉讼与仲裁案件。先后在广州、深圳等地的仲裁委员会作为首席仲裁员、仲裁员办理了大量的仲裁案件;还为省政府、市政府的立法和工作提供法律意见或咨询意见、讲授法律课程等等。

在我看来,我之所以取得了一些成功,完全离不开母校的培养和熏陶。在母校,不仅成就了我的学业,开端了我的事业,也培育了我的性格,陶冶了我的情怀;尤其是对我们施以潜移默化影响的母校精神——“西南政法精神”时刻校正着我的人生道路。

### 三、恭祝母校辉煌

20 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在我们离开母校之后,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母校,并为母校的快速发展和辉煌成就而欢欣鼓舞。在纪念母校 50 周年校庆之际,再遥看我的母校,昔日面貌已大不同:当初仅不足 300 亩的“稀烂”校园,如今已经成为占地近 1500 亩花香四溢、绿树成荫的现代化大学;尤其令人振奋的是母校已经跻身于我国高等院校的名校行列,并开始成为以法学为主的多学科、多门类的、有自己特色的综合性大学。母校已经不再是我们当时的一个系、两个系,而是成为具有法学一系、法学二系、法学三系、刑事侦查学院、政治学院、管理学系、外语系、经济学系、新闻学系、研究生部、基础部、体育部、成人教育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等七系三部四院。母校在学术方面尤其在法学学术方面在全国已经居于优先地位,有 4 个博士点和 12 个硕士点。现有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 1100 人,本科生和法学第二学士学位班学生 8000 余人,成人教育在读学生 8000 余人。而且母校已经编制了更为辉煌的发展蓝图。

我们这些身处他乡的西南校友对母校更是具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如何回报母校,是我们这帮校友时时考虑的问题。今年恰值母校 50 华诞我们这些校友该怎样纪念、该做些什么,一直是大家讨论